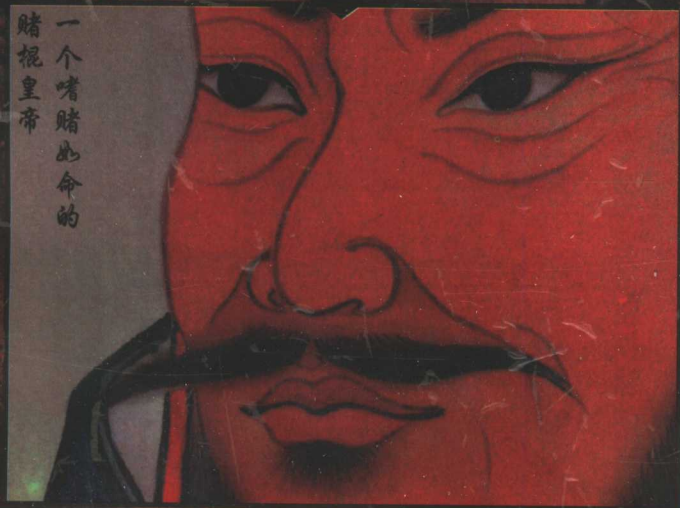


[长篇历史小说]

赵匡胤

宋太祖

一个嗜赌如命的
赌棍皇帝



下
金玉舟
册 著

棋座
三盘
输掉一颗整
赢一得
华山
华颠天下
一个

中国人事出版社

赵匡胤

金玉舟 著

那杨业还有几个儿女，此时年纪均尚幼小，可是已开始练习武艺了。一家上下，个个英雄，二三十年后，杨家将声震遐迩，其实，在此时已开始奠定了基础。

这天，杨业正看儿子们演武，忽然接到刘崇诏书，知道晋阳被围，单珪全军覆灭，情况紧急。杨业与牙将王贵商议之后，决定出兵南下。当时点兵三万，妥善安置了应州留守，便率领王贵、冯益、杨怀亮、杨延平，向晋阳进发了。

那晋阳城北靠高山，南对平原，黄河山西的主要支脉——汾河，从晋西北宁武县的管涔山奔腾而下，经晋阳又向西南滚滚而去。

依山傍水，居高临下，仗着这天然屏障，优越地势，晋阳城固若金汤，柴荣几十万大军加紧围攻，一时竟难以奏效。

不到半月工夫，杨业的军队赶到了，就在晋阳西北的新城，扎下了营盘。

攻城不克，救兵又到，世宗恨得咬牙切齿。赵匡胤请战，世宗允诺，匡胤便领本部精兵一万，与郑恩、高怀德在晋阳西北摆下了战场。

两军相遇，匡胤看那杨业军士威武严整，与单珪军队大不相同。心想：这后山兵不同寻常，“杨无敌”果然名不虚传，不可轻视！

赵匡胤正思忖间，忽然对方战鼓轰鸣，一员小将驰马飞出，手执钢鞭，冲杀过来。这边高怀德迎上前去，两人不顾答话，就拚杀起来。两人战有四十多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杨业看高怀德枪法，如银龙戏水，神出鬼没，不住地点头称许。他料着杨怀亮不好取胜，且天色已经不早，就鸣金收兵。

两军初战，都带有投石问路的意思。杨业虽号“无敌”，还没

遇到过真正的对手，但是对于当前名声赫赫的周军，自然不敢轻视，今天又见高怀德的骁勇，心中感到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；而赵匡胤也是久惯善战的，“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”，他见杨业布阵谨严，士气旺盛，证实了以往的传闻，知道这次遇到了劲敌。因而，不期而遇的这对兄弟的交锋，就像两个角力的武士，初次见面刚握了握手，暗中较劲，试探一下对方而已。

收兵回营，牙将王贵立即进帐，见了杨业说道：

“看今日初战，这员周将实属熊黑之将，不胜此人，难胜周兵！”

杨业点点头：“王将军所言甚是。此人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来日，可以这样……”

杨业将身子凑过去，比划着给王贵说了他的计划。军事家的习惯，虽然没有外人，一说到机密，也把声压的很低很低，使人难以听得见。

王贵听着，脸上绽开笑容，不断点头。

第二天，后山兵叫阵。杨怀亮一马当先，单讨昨日那员将出战，他高喊：

“昨天和我对阵的叛将，今天敢与我决一高低吗？”

高怀德对匡胤说：“昨天被他逃掉了，看我今天定要将他拿获！”说罢，一马驰到阵前。

“来将通名！”

“你爷爷高怀德便是，今日叫你知道你死于谁手？”

杨怀亮听说心中猛一吃惊：他知道他原姓高，叫高怀亮，他有个哥哥叫高怀德，看来将面貌与自己酷似，好歎自己照镜子似的，“莫非真的是我哥哥？那么，父母今日何在？”

他正在痴痴地想，那边高怀德一枪已经点到面门，他急忙把

头一偏，那枪又横扫过来，杨怀亮一抖手，闪电般的速度，雷霆似的力量，将钢鞭向枪杆磕去，速度和力量是成正比的，这也是他的看家本领。岂知这一鞭竟磕了个空，高怀德的枪干瞬间收回，枪尖划了个圆弧，又向腹部刺来。

这是高家枪的追魂三招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虚虚实实，虚实结合。只要对手稍一疏忽，露出破绽，让这三招逼住，招招都要命。躲过这一招，躲不过下一招。许多人交马不数合就被高怀德挑于马下，常常就是吃了这个招数。

今天也算是一个巧合：一个是高怀德看这个年轻人了不起，不想他昨天竟和自己战了几十个回合，心中有点憋气。今天要快速取胜，想挽回点面子；恰恰“高怀德”这三个字引发了杨怀亮的思索迟疑之间，给他这追魂三枪留下了施展的机会。行家都知道，即使本领不相上下，谁入了别人的招数谁就被动。何况杨怀亮自小离家，并未得到高家枪法的真传，临阵经验又比乃兄差了一些，入了这追魂三招，这第三枪按说他是难得躲过的。

杨怀亮毕竟是一员勇将，见枪尖临身，用鞭磕已经来不及了，他闷闷地哼了一声，把腰向左一闪，右臂向下一插，用太极拳的“化”法，滑着向外一开，只听“刺啦”一声，杨怀亮右肋下的战袍被撕开一个大口，枪刃划破肉皮。杨怀亮暗喊“不好！”勒马跑出圈外，向本营逃去。

杨业给杨怀亮的作战任务，就是要诈败诱敌，而且要做得像，不留痕迹，使对方不产生怀疑。而今天杨怀亮做的，比他想象的还对真实，因为一时疏忽，挨了一枪，诈招设使，就真的败下来了。

杨业见状，驱动人马望后便退，这边赵匡胤、郑恩带着大军压将过去，山后军弃甲拽兵而逃，看去着实有点溃不成军。

从未遇到过敌手的高怀德，今天见敌手已经受伤，决心把他捉拿回营，打山后军一个下马威。他艺高人胆大，连连加鞭、穷追不舍，早已孤军深入。

高怀德追到铁笼原，忽听背一炮响，杀出一彪人马，拦住了他的退路。这是杨业事先安排的伏兵，杨业的总管冯益带领三千人马，把高怀德不足两百的精锐，一步步向后逼，一直逼进铁笼原。

这铁笼原是个葫芦形的山凹，口小肚大，而且是个死胡同，不像蛇盘谷还有个尾巴蛆似的一线天后路，出进就前边一个狭而长的口，周围是陡峭的山崖，不用兵把守，里边的人难以攀登。当然，里边的人也不用担心后边的防卫——上边的人也难得下去。这是个困人的地方，也是个困守的地方。里边把守着，外边的人也不大好进。

铁笼原，名副其实，高怀德这只“虎”，就这样被困在笼子里了。

赵匡胤的大兵，被杨业的大军返身抵住，很快就稳住了阵脚，眼看着是溃败散乱的军队，眨眼间就散而复聚，阵形俨然。杨业佯败，诱敌困将，很出色地表演了一套“能而示之不能”的伎俩。

由“整”而“散”容易；由“散”而“整”实难。用于演习尚可，用于实战则险。留心于韬略的赵匡胤，从这次战争中，就看到了杨业娴熟的用兵谋略。

很情绪化的郑恩，对高怀德有一种天然的兄弟亲情。不仅是他武艺高强，而且他过去的身世遭遇，今天的形只影单，他的侠义坦诚，都在郑恩心中形成一股巨大的引力，使他像对兄长一般的尊敬、钦佩高怀德。如今高怀德被困，气得他哇哇怪叫：

“好个驴毬入的杨业，要阴谋诡计困住我的高家哥哥，得乐子今晚去把偷出来！”

这一个“偷”字，启发了赵匡胤，他想：“杨业大胜，必然庆功，趁他麻痹大意，今晚何不偷营？”于是他对郑恩说：

“不用你一个人去偷，今晚二哥陪着你一块去偷！”

当晚二更时分，郑恩领二千人马，悄悄来到北营，后边匡胤领兵接应。这时只见北营更点不明，寂无人声。郑恩发一声喊，冲进营去，一看，原来是座空营。郑恩大叫：“中计！”勒马便回，出得营来，只听一声炮响，左边杀出杨怀亮、右边杀出冯益，拦住了去路，两面夹攻。郑恩满腔怒火，左冲右突，杀出重围，正遇上前来接应的赵匡胤。

“二哥，有埋伏！”

赵匡胤说：“你领中军突围回营去，我来断后。”

郑恩向前冲去，迎面又杀来一将，原来是杨业的偏将王贵。匡胤、郑恩奋勇拼力，夺路而走，路上又与杨延平相遇，混战一场，方摆脱汉兵，却远远望见自己营中火起，原来杨业早已安排了杨延平、王贵二人，在赵匡胤、郑恩离营之后，抄小路迂回袭劫了周营。周营大败，损失惨重。

听说杨业困了高怀德，并反袭了周营，世宗怒不可遏，他拍案而起：

“朕当亲自督军，与杨业决一雌雄！”

当即率领大军，到汾水原按下营盘，离杨军相去二十里，准备决战。

奉杨业将令，杨怀亮与冯益领本部人马，困守山谷，杨业用兵娴熟，这次遣将却大为不周：无巧不成书，他哪里知道，派去的义子杨怀亮竟会是被围的高怀德的亲兄弟！高怀亮在战场上听

高怀德报了姓名，一时犹豫，接着就发生了困原、夜袭等一系列战争。使他来不及办理其它事情，但是，他脑子里始终挂了大大的问号：高怀德是不是他的哥哥？

从姓名、相貌、枪法上看，杨怀亮认定那高怀德就是自己的兄长；但天下之大，无巧不有，同姓名的不少，相貌近的也有，因而不敢最后认定。自幼失散，企盼亲人，特别是渴思与父母相会之情，一直萦绕于怀，眼前高怀德若是自己的哥哥，这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他一直想获得这个答案，但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。

真是：正瞌睡时送来个枕头。杨业派他和冯益去守谷口。

冯益原来在郭威登极之后，已向周朝递了贺表，因在刘崇势力范围之内，被刘崇蚕食过去，调离了原郡，分到山后杨业处供职，他感到自己不仅不受刘家的重视，而且还对他有点戒备，因而一直小心翼翼。

杨业对于杨怀亮，视若亲生，并不因为他是义子而另眼看待，但他毕竟是外姓人，其关系中的微妙差别还是有的。

冯益的处境和杨怀亮在杨家的地位，这两个人自然就有些接近，他们二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默契。

如今，杨怀亮有了重要的心事，又恰好是冯益和他一块防守谷口，于是他毫不隐讳地向冯益道出了心曲：

“冯将军，被困于谷中的高怀德，有可能就是我的哥哥。”

“怎么，他就是高怀德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交战时他亲口说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的父亲是不是高鹞子？”

“是的，本名高行周，外号高鹞子。”

“不是你哥哥还能是谁！他就是潼关元帅高行周的儿子呀！”

杨怀亮一听，眼眶里的泪水就滚滚打转：“想不到我竟把自

己的亲兄长诱到了这里!”

“公子怎么打算?”

“……”杨怀亮有点吞吞吐吐。

冯益有点急了:“我只知道你原来姓高,但不知你就是高元帅的儿子,如今亲兄长就在眼前,你还犹豫什么?”

“手足之情,天伦之义,我义无反顾;只是苦无良策。”

“你可修书一封,射入谷中,若果是你兄高怀德,咱们再议营救之策。”

杨怀亮离坐,就要对冯益下拜,冯益一把拉住:“不要如此,事不宜迟,快快修书!”

谷中的高怀德,像困在笼中的猛兽,和赵匡胤被困蛇盘谷一样,他气得五内如焚,七窍生烟,正是这两员从没吃过败仗的英雄,打起仗来,艺高胆大,无所顾忌;追赶敌人时,敢于孤军深入,穷追到底。而这次,恰恰又是他们两个,一前一后,数天之内都因此而受到敌军的诱惑,而情况又极其相似。想到这一切,高怀德于恼怒之中又有一点滑稽感:他和赵匡胤都并非暴虎冯河,有勇无谋之辈,但二人都先后中了敌人的诱兵计,成了敌人的笼中物,难兄难弟,遭遇竟如此相似,该从中吸取点教训了!

赵大哥被困,他恰恰遇到了史魁,如今哪里会再出个史魁第二?

赵大哥吉人天相;我高怀德难道就要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吗?

想起自己的父亲高行周,戎马一生,英名盖世,最后却身首异处;而自己的军戎生涯刚刚开始,就这样急急结束,他感到实在的不甘心,因而又有些黯然。

千思百虑,高怀德被困的第一晚整夜不曾合眼,忽怒忽喜,

忽忧忽悲，真可说是百感交集。

第二天高怀德感到昏昏沉沉，一夜的折腾，使他感到十分疲劳。

“启禀将军，信！”

正昏昏欲睡的高怀德，猛然精神一振：“哪里来的信？”

“从山上射下来的。”

高怀德接过信，急忙撕开。只见那信上写着：

后山杨业元帅帐下将军杨怀亮，原姓高，山东郛州人氏。今奉命守谷，忽忆日前两军对垒中将军自称为“高怀德”者，不知果系胞兄抑或是巧合，请予回信示知，别有商量。军中机密，事不宜迟，立候回音，以便酌处。”

读完信，高怀德两手发抖，双目泪垂，他哽咽着说：“我的弟弟，是我的弟弟！失散十几年的弟弟找到了！”

他立即命左右，刺了点马血，以空心草棒作笔，就在原信后边，像刻字似的，好不容易写下了几行字：

郛州高怀德，高行周之长子，有一弟高怀亮，失散已十有二年，如今该是二十四岁。今于困厄中相会，天意也，望速定夺。

箭书射下之后，冯益陪着杨怀亮一直在山上等候回音。约有一顿饭工夫，忽然听到“嗖——”的一声，一条白线从山谷直奔苍穹，没有五百斤以上的力量，是拉不了这样的强弓的，二人心中暗暗称奇。

“回信了！”冯益说着，和高怀亮一起并马向落箭处奔去。

读着信，高怀亮泪流满面，对冯益说道：

“冯总管，果是我的亲兄，若能设法将他救出，小将没齿不

忘!”

冯益说道：“什么忘不忘，我原来也是周将，为刘崇所逼，无可奈何羁留于此，心中含恨，脸上蒙羞，救出你兄长，咱们共投大周，我也正好将功抵过。”

二人计议已定，于当晚举火为号，杀出山谷，投奔周营。他们将此安排用箭书通知了怀德，并安排心腹秘密给周营报了信，请届时接应，又往谷中送了粮草，为晚上起事，作了周密的安排。

当天晚上，皓月当空，在谷中的高怀德，既兴奋又焦灼不安。看看夜静，仍然没有消息他开始着急起来：“莫非有诈？”

说话不及，忽听“轰！”的一声炮响，高怀德把手一挥，一马当先向谷口冲出。刚刚冲出谷口，耳边听得一声：“哥哥！”这一声真叫得他撕心裂肺，月光下一看，果然就是与他交过手的那个执鞭的小将。

“我的好弟弟！”两人就在马上紧紧地抱在一起。

“高将军，事不宜迟，不敢久误了！”冯益急切地说。两人分开，泪眼相看，高怀亮赶紧向高怀德介绍：

“这是冯益将军，这次全仗冯兄相助！”

“感谢了！”高怀德在马上抱了抱拳。

“不用客气！”

高怀亮把鞭一举：“哥哥，咱们走！”

三人率着他们的从众，向关下杀奔而去。

杨业人未解甲，正在帐中假寐，听得后山谷一声炮响，他猛然惊起。

“不好，出事了！可能是山谷困的那员周将杀出来了，延平，快去接应！”

杨延平领本部人马刚出帅营，见一彪人马向南而逃，他飞马

追去，一将回头将他拦住，看时原来是冯益。他问：

“冯总管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高怀德跑了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前边！”

杨延平向南一看，一彪人马已经向关南走得很远，他有点纳闷：正在葫芦里装着，怎么就跑出来了？”

他正在费神思索时，冯益一加鞭，那马箭离弦一般也向南飞去。杨延平还以为冯益是去赶敌人，于是他纵马追去。

杨延平弄不明白高怀德是怎么从那闷葫芦似的山谷里出逃的，实际上他如今是被装进了“葫芦”里了，他对发生的事情，哪里会知道呢？

他正在追赶着，忽然闪出一将。迎面拦住了去路。他一看，原来是杨怀亮。

“贤弟，不要追了。”

“大哥，为什么不追？”

“人是我放的，他是我亲哥哥高怀德。”

“啊！”杨延平这才明白了：“父亲待你也如同亲生，你竟然……”

“他毕竟是我的亲哥哥！”

“放走了高怀德，你怎么向父亲复命？”

“请贤弟代为禀报父亲；养育之恩，没齿不忘，后报有期！高怀亮我走了！”

在杨氏兄弟中，杨延平是极喜爱怀亮的，而今忍无可忍了：

“不行，你得留下！”杨延平说罢，挺枪向高怀亮坐骑刺来，高怀亮用鞭架过，也不还手，说了声：“贤弟保重，小兄失陪了！”说

罢策马而走。

杨延平怒气冲冲，拍马追了过来，忽听一声大喝，接应的周将郑恩已经赶到。他举起枣木杠，向杨延平劈头打去，杨延平急用枪相迎战不数合，杨延平有点抵敌不住，自知事情难以挽回，拨马便走。

这次的失误，其实是杨业造成的，他娴于用兵，但这次他竟然不知道被他困在谷里的周将是何许人也？他爱将，观战时他就喜欢上了高怀德，把他诱入谷中，成了自己的笼中鸟，网中鱼，什么时候要伸手而得，没想到煞费苦心经营的“葫芦计”，不仅没有得到这员大将，反而失去了高怀亮和冯益。

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。杨业为自己的失误而懊恼不已。因而听了杨延平的汇报后，长叹一声，半晌无话可说。

第二十三章 立志整禁军

北征回师，柴荣决心整军，他说：“现今一百个农夫还不够养活一个士兵，难道我们能用百姓的膏血，去养活一个没用的兵吗？”

赵匡胤和郑恩，因高怀德被困，率了一支兵马，前来设法营救，却好半路上与高怀德兄弟相遇，一齐杀退了杨延平的追杀。才问高怀德如何逃出葫芦谷。

怀德便把与兄弟相认的情节叙述一遍，并介绍高怀亮、冯益与匡胤、郑恩相见，俱各大喜，一同引兵回营。当晚，匡胤便领了高怀德、高怀亮、冯益，一同到中军大帐来，拜见了世宗。救出了高怀德，又添了两员大将，还得了许多兵马，周世宗自然十分高兴，当即封冯益为御营团练使，高怀亮为副先锋，二人谢恩后，怀德兄弟又拜谢了赵匡胤等诸将。匡胤说道：“当初我被困蛇盘谷，

也是赖诸将相助，才得以脱险，同朝兄弟，何必言谢！”

郑恩大叫道：“二哥所言极是，谢可不必，不过怀德兄弟相聚，大喜一件，贺倒应该！”

众人鼓掌道：“黑娃子这回真说到点子上了！”

“乐子没酒不乐，有乐必酒！”有人说。

世宗道：“如此良宵，焉能不贺！”

遂命摆宴，于喜气洋洋氛围之中，众将尽欢而散。

第二天，世宗与匡胤议，杨业之外，刘崇再无什么依赖了，解决了杨业，那刘崇就成了瓮中之鳖了，应集中力量，攻打杨业。

世宗从新部署了力量：对晋阳围而不打，调集各路军马，集结于晋阳西南，与晋阳西北新城的杨业相对，决心聚而歼之。

勤王的杨业，以诱兵计困住了高怀德，算是小胜一仗；但得而复失，又损了两员大将，心中颇为郁郁，又见周营将猛兵强，知道难以力敌，因而小心翼翼，对于周营的挑战，一概不理，坚守不出，以待时机。

过了几天，忽然阴云四合，天色如铅，淅沥沥的连阴雨一直下个不停。到处是一片泥泞，路滑难行。

晋阳、新城两块骨头一个也没有啃下来，遇到这样的天色，连走路已是困难，哪里还能打仗！

不仅不能打仗，周营十数万大军，近万个营帐，到处浸在一片坑坑洼洼之中，加上天气骤冷，粮草潮湿，给正常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

这场天杀的连阴雨，把周营军士们的心都淋湿了、淋凉了。

一天，赵匡胤来见世宗，他满怀忧虑，一反往常无所谓的气势，对柴荣说：

“天雨不止，我军处于汾河下游，一旦杨业用水攻，那将不堪

设想!”

世宗说：“我也正为此事发愁，只是苦无良策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军师王朴急急进来。他也显出从未有过的急张：

“陛下，阴雨数天，汾水不涨，我恐上游杨业堵了水源，一旦放闸，洪水奔腾而下，我们都将成为水族了。”

世宗说：“朕正与御弟议论此事。”

王朴说道：“勿须再议了，臣未早虑及，失误在我；而今之计，即紧急下令，让各营脱离河区，迁往高处，攻城暂缓，自保要紧！”

柴荣更感到事态的严重，连忙下令：各营撤离河区，抢占高地，各自为战，防水自保！

但是晚了，忽然听闷雷般的声音，自北方滚滚而来。

杨业在汾河上游，拦住了水源，而今存储了足够的水量，开闸放水，汾水像一条滚龙咆哮着奔腾而来！

这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，从山西高原冲刷而下的洪水，携沙裹泥，注入汾河，加上东西高，中间低，水的落差较大，因而浊浪翻滚，水流湍急，和暴躁的黄河没有两样。

在晋阳以南，汾河两岸扎营的周军，完全成了一片泽国。

涛声如雷，喊声震天，军械物资被冲得稀里哗啦，不少战士被洪水吞没，许多人跌扑滚爬，向高处攀援。

整个周营不战而溃，基本上失去了战斗能力。

动身比较早的世宗柴荣，在张永德、郑恩和高氏兄弟等人的保护下，已安全转移到高坡上，算是没有受洪水冲淹之苦。

“如果山后这时派一支队伍杀奔过来，我等真要成为他的阶下囚了！”军师王朴感到杨业用兵还不到家，没有抓住这个战机。

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杨业，杨业岂能放弃这天赐良机！